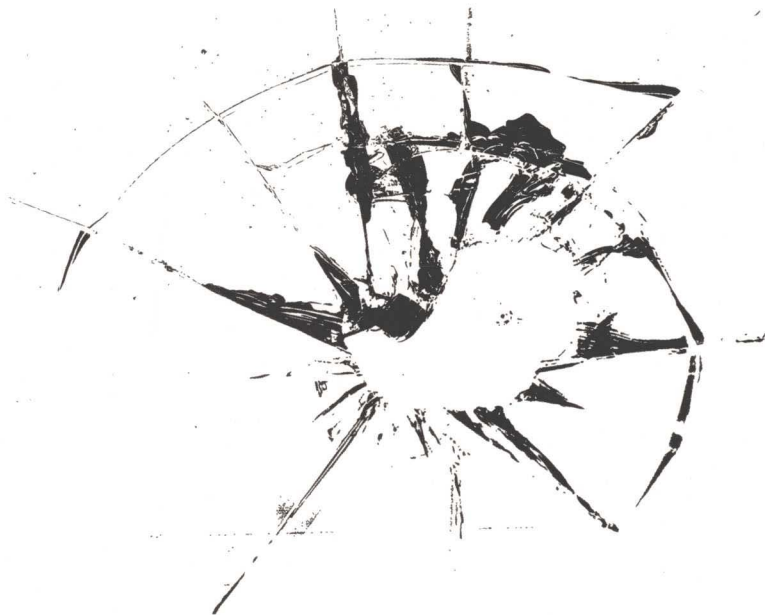


张翎

小说精选 5



The Aftershock
余震

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翎小说精选 6
SELECTED FICTION WORKS OF ZHANGLING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震/张翎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张翎小说精选五)
ISBN 978-7-5617-6876-1

I. 余...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807 号

张翎小说精选五

余震

著 者 张 翎
总 策 划 袁 敏
策划编辑 朱杰人 王 焰
责任编辑 曹利群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冯 奕
责任校对 李雯燕
装帧设计 书衣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876-1/I·576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遭遇张翎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

三十多年前，我刚二十出头，在浙江省唯一的一本文学刊物《东海》当小说编辑。记得我刚从工厂调到杂志社不久，就赶上了《东海》去江山办文学笔会。那次笔会上云集了浙江省一批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我当时的身份刚刚从作者变为编辑，还不太适应这种转换，也没有什么编辑意识，一下子就将自己混同于一帮年轻的女作者中了。大家嘻嘻哈哈，甚是快乐。

记忆中，张翎是到得最晚的一个作者，她从温州来，迟到了。等她姗姗来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真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不是貌有多美，而是气质出众！她梳着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刘海和发梢微卷，雪白的衬衣领子醒目地翻在一件暗红色的格子外套外面，神情里却透出一股淡淡的忧郁。70年代后期，人们才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一切都还很禁锢。张翎的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那时，张翎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车床操作工，写作的灵感开始在内心隐隐萌动。她不满现状，期待着生活中某种重大变化的发生。

再次见到张翎，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这中间，张翎经历了一次伤痕累累的初恋。张翎疗伤的方式是咬紧牙关，努力在铁板一样的现实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1979年，张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离开温州，来到了大都市上海。

在人才济济的复旦校园里，张翎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无论是学业的优秀，还是能力的出众；无论是容貌的靓丽，还是气质的清雅，张翎都是复旦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

景。那时我还在杭州工作，周末有时会去上海看她，有时她也会利用节假日来杭，在我家小住。我一次次听张翎讲述她复杂而丰富的校园感受，也觉察到复杂而丰富的社会阅历不断地磨砺着张翎认知生活的敏锐的触角。毕业前夕，张翎的生活又卷入一场风暴之中。张翎再次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对生活沉重的失望。她决定远行，这次她走得更远了。

1986年，张翎毅然决然地跨出国门，去了对她来说一无所知的大洋彼岸。从美国到加拿大，从繁华的都市到幽静的乡村，张翎一路前行，跋涉过千山万水，游走在东西时空。她像一叶小舟，时而靠岸，时而扬帆，各色悲喜人生从她身边一幕幕掠过，远近春秋风云朝她眼前一团团涌来。一个小女子渴望爱情的深井，在硕大无边的地球、世界和寰宇的沉浮中变成了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一个洞世者参透爱情的明眸，在山川巨变沧海桑田的轮回里慢慢变得温润、博大和包容。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张翎，在对爱情的书写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终于有一天，漂流的张翎在一个清静幽淡远离喧嚣的所在停下了疲惫的脚步，开始了只与精神对话的文学之旅。厚积薄发的生活积累，热爱母语的游子之情，得益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滋养的张翎，用她别样的角度、眼光和表达，向我们展示了其在海外华语文学创作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我第一次拿到张翎的长篇小说《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时，刚刚到京城作家出版社任职不久，看到断了多年音讯后突然从天而降的张翎，我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及至我读完了《望月》，我明白，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我幸运地碰上了自己等待已久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想，这是一种缘分。1999年，《望月》经我之手编辑

出版。后来我又读到了她的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再后来我又编辑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与此同时，我还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上不断地看到张翎的中短篇小说，看到她开始在国内各个文学奖项中逐渐露脸。然而，张翎似乎不愿意和热闹走得太近，虽然已开始声名鹊起，但她依然愿意置身文坛之外。我始终相信，张翎是不会靠作品的畅销而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也不必仰仗获得各类奖项而确立自己在国内文坛的地位，她会凭久远和深厚的实力走进大众视野。她笔下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爱情将会找到无数的知音，因为无论是寻找财富还是寻找权力，人们终极需要寻求的仍然是爱情。而张翎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任凭故事千变万化，爱情都是张翎笔下永恒的主题，也是张翎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

只是今天的张翎，已经不是昨天的张翎。她笔下的爱情也早已不是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而是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是一位携带着至亲至爱的母语、永志不忘身后的家国母亲的文学女儿，在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和人类的过程中孕育和升华的博大的爱！这样的大爱在张翎2009年向国内文坛奉献的长篇新作《金山》中登上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金山》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之重的浩大作品，“它关乎中国经验中深沉无声的层面，关乎现代中国的认同的形成——中国的普通民众如何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用血泪体认世界，如何由此孕育出对一个现代中国、对我们的祖国的坚定认同”。

作为一名编辑，我一直以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张翎小说创作的追逐与喜爱；作为一个书人，我更是一直希望能将张翎的优秀小说精选成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和她有着久远的友谊，更因为我知道什么样的作品能流传久远。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机

会,让我的夙愿得以实现。为此,我非常感谢和钦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眼光和魄力,是他们让这套《张翎小说精选》与广大读者牵手,让那位远居海外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以较为完整和清晰的面貌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6月10日

记得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

地震那年，我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精密宣传机器的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空泛的口号。也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也为那些口号激昂过，可是激昂的情绪如鸟的羽翼总也无法栖息在一片结实的地面上。1976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带着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个铁罐一样严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锁了任何带有蛛丝马迹的照片。于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想象力只能在一

些文字构筑的狭小空间里艰难地匍匐。

在爬行的过程里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当然，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车厢里的孩子们。“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的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们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我想，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见识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灯，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

她那饱满地拥有过一切的童年，被一场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纵然拾回了每一块碎片，也无法重新拼组回来一个童年。她渴望再次拥有，可是地震只教会了她一种方式，那就是紧紧地揣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可是她揣得越紧，就失去得越多。结尾处小灯千里寻亲的情节是我忍不住丢给自己的止疼片，其实小灯的疼是无药可治的。因为王小灯不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而且现实世界里火和鸟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提炼和造就人的，有的苦难是可以把人彻底打翻在地，永无可能重新站立的。

《余震》问世之后，有数位知名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将之改编为电影的兴趣。三十年后痛定思痛回首唐山，似乎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现在这部小说即将被冯小刚导演改编成一部历史灾难大片。在与华谊签约之后不久，四川汶川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特大地震。那阵子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几乎天天都有让人心碎的画面，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感觉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天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地渗流得更久，更久。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余震》。

2009年3月13日于多伦多

目
录

向北方

001

花事了

051

恋曲三重奏

090

余震

130

玉莲

182

丁香街

198

寻

233

向北方

小越：

爸爸要离开你一段时间。爸爸离开的原因，等你再长大一些就明白了。爸爸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大多伦多的北边。很北。可是，不管爸爸在哪里，爸爸的心永远不会离开你。

苏屋瞭望台。

陈中越趴在桌子上，举着放大镜在那本新买的加拿大地图上寻找这个奇怪的地名。湖泊河流如蝌蚪带着各式各样的尾巴，在放大镜里游来游去。后来他终于摆脱了蝌蚪们的纠缠，在安大略省的北部找到了这个芝麻大的黑点。

打开电脑，进入雅虎，有十几条索引。

镇内人口：3400。外围人口：1800。纬度：北纬 52 度。主要居民：乌吉布维族印第安人。辖区：印第安和平协议第三区……

网页的图文说明渐渐地模糊起来，只剩下几个字如平地里兀起的山峰，生猛地占据了他的全部视野。

北纬 52 度。

中越翻出一本卷了毛边的中国地图，沿着北纬 52—53 度线一路找过去，只找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地名：漠河。他听说过这个地名。中学地理课老师曾经告诉过他，这是中国最北的一个县。

也就是说，苏屋瞭望台和中国最北的一个县城几乎处在同一条纬度线上。

中越觉得血从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上来，心跳得一屋都听得见。关闭了网页，就飞快地打出了一封信：“我接受聘任合同的全部条款，将于两个星期之内赴任。”信打完了，用食指轻轻地击了一下发送键，叮的一声脆响，电子邮件飞离了他的电脑——这才感觉到手在微微地颤抖。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了满天都是透明的翅膀，载着他一腔的急切，飞向那个有着一个奇怪的名字的加拿大北方小镇。

第二天中越就开始收拾行李。大件的家具电器，都送给了范潇潇。自己的日用物件整理起来，是四只大箱子。两只放后盖箱，两只放后座，应该正好是一满车。完结银行账户，检修汽车，购买长途行车保险，带小越去家庭医生那里做年检，与导师、同事、朋友一一话别。琐琐碎碎的事情，办起来竟出乎意料地简单顺利。

一个星期之后，中越就开始了前往苏屋瞭望台的漫长旅途。

启程的那天早上，车都开到高速公路口上了，他又停下来，用手机给潇潇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铃响了很久，才有人接。“小越在吗？”他问。那头冷冷一笑，说你有多少时候没送小越上学了？你不知道她夏季班的校车七点半就到？他顿了一顿，才说：“潇潇，那我就走了啊。”那头不说话，他就挂了。停在路边，他怔了半天，心想自己大概还是期待着潇潇说些话的。可是他到底期待潇潇说什么样的话呢？其实，无论她说什么，他都主意已定。她是知道他的，所以她什么也没说。

车子开出了多伦多城，屋宇渐渐地稀少起来，路边就有了些田野，玉米在风里高地扬着焦黄的须穗。再开些时辰，房屋就渐渐绝了迹，田也消失了，只剩了大片的野地，连草都不甚旺盛。偶有河泽，一汪一汪地静默着，仿佛已经存在了千年百载，老得已经懒得动一动涟漪。夏虫一片一片地扑向车窗，溅出斑斑点点壮烈的绿汁。路上无车也无人，放眼望去，公路开阔得如同一匹巨幅灰布，笔直地毫无折皱地扯向天边地极。中越忍不住摇下车窗，将闲着的那只手伸到窗外狂舞着，只觉得满腔的血找不着一个出口，恶浪似的拍打着身体，一阵一阵地轰鸣着：向北方，向北方，向北方。

中越对北方的向往，最早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中越出生的年代，正逢越南在轰轰烈烈地打着仗。中越三四岁的时候，跟着院子里的孩子们看过一部越南电影。电影的内容有些模糊，依稀记得是一群面黄肌瘦

的南越儿童，在飞快地削竹桩。电影的插曲，他却清晰地记住了。这首插曲词语重叠，音韵反复，极容易上口。用现代流行音乐的套路来重新诠释，其实就是“蓬擦擦”最简单的变奏。

向北方，向北方，南方的孩子盼解放。

向北方，向北方，南方的孩子盼解放。

向北方，向北方，南方的孩子盼解放……

这是中越一生里学会的第一首歌，是记忆的大筒仓里垫在最底层的一样东西。后来长大成人，筒仓的内容不断地增加着，溢失的却总是那些堆积在最表层的东西。而最底里的那首歌，却已经化了血化了骨，再难剥离了。虽然那时他对南方对北方都毫无概念，那首歌却是最早点燃了他对北方的模糊向往的。

后来，他的小舅和二姑，都是知青，都去了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时时有信来。那时父亲还在，饭桌上，母亲就念信给父亲听。信都是些诉苦的信，他半懂不懂地听着，只记住了他想记的部分，比如康拜音割也割不到头的田野，比如看不到一丝云彩的地平线，再比如比棉被还要厚的遮了天盖了地的冬雪。这些信使他对北方的模糊猜测开始具备了一些实质的内容。

再后来，他就发酵似的飞快长大了。初三的时候，他就已经是 一米八〇 的大高个了。裤子永远太短，鞋子永远太紧，门框永远太矮，嗓门永远太粗，学期品德鉴定上永远有“希望改善同学关系”的评语。开学分组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做他的同桌。学校野营训练，没有人愿意和他睡同一张床铺。除了在运动场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他舒适地摆置自己的身体。他觉得自己是一头高大笨拙的熊，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江南精致而错综复杂的街景习俗人情中，举手投足间随时都可能碰碎他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他伤了人，就是人伤了他。江南的城郭像一件小号的金缕绣衣，他轻轻一动，就能挣破那些精致的针脚。少年的他开始感觉到了轻巧的南方压在他身上的千斤重担。

于是他越来越渴望他从未经历过的却又永远不能割舍的北方。北方的大。北方的宽阔。北方的简直明了。北方的漫不经心。北方的无所畏惧。

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次机会可以逃离南方的，可是他错过了。他的高考成绩实在太差，只能上本地的一所师范学院。

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其实还有一次机会可以逃离南方的，可是他再次错过了——他爱上同级的一个叫范潇潇的女生，他败在她的愿望里，两人就一起报考了省城一所大学的研究生。

再后来的生活轨迹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结婚。生女。出国留学。移民定居。生活隔几年扔给他一项新责任，他像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地跑着那些途程。心既定在目标上，感受就渐渐地淡了。那首《向北方》的歌，偶尔还会在他最不警醒的时刻悄然响起，那旋律，却低得如同规则心跳间隙的一两声杂音，已是无比的微弱了。他几乎以为，那个关于北方的梦不过是成长期里一个躁动不安的插曲，已经随着青春岁月消逝在记忆之中，世间不会再有力量能去搅动那个角落的平安了。

可是他错了。

有一天半夜，他从一些纷杂的梦中醒来，习惯性地摸了摸身边，是空的，才想起潇潇已经搬走了。坐起来，满耳是声音。他以为是耳鸣——那阵子他的耳鸣很是厉害。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明白是那首久违的蓬擦擦的旋律。那音乐如万面皮鼓在他耳中敲响，使他再难入睡，只好起床，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跑了整整一个小时，回来又冲了一个凉水澡——依旧无济于事。

向北方。向北方。向北方。向北方。

那咚咚的鼓点一声比一声强劲地撞击在他的耳膜上，撞得耳膜千疮百孔。耳膜终于全线决堤，鼓声如黑风恶浪般哗地涌入血液，翻搅得他全身生疼，步履踉跄。那鼓声覆盖了所有的尘世街音，那鼓声叫他的心膨胀了许多倍，如气球一路升到喉咙口，卡住了，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他的呼吸就突然失去了节奏。

他知道他生命中的一些部分正在渐渐死去，另一些部分却正在渐渐复苏。

他也知道他斗不过那样的呼唤，他只有顺从。

于是他辞去了原有的工作，开始整天挂在网上，寻求任何一个可以通往北方的机会。

苏屋瞭望台就这样走进了他的视野。

小越：

印第安儿童的居住条件大多都很差，漫长的冬季里，上呼吸道感染引发的中耳炎是常见病。因为没有及时医治，造成了永久性的听力损失。这里失聪儿童的比例，比多伦多高出了许多。所有的城市孩子，和他们相比，都是多么的幸运——只因为生在了城市。

中越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学，读研究生时选的是儿童教育心理学。后来留学到加拿大，又读了一个硕士学位，主修听力康复学，副修残疾儿童教育。毕业后，就在多伦多东区的教育局找到了一个儿童听力康复师的位置。这次来苏屋瞭望台，是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工作，接替一位休产假的本地听力康复师，照顾附近六所学校的聋儿，并为残疾儿童教师培训手语及助听设施维修常识。

中越到任时，学校还在放暑假，并没有学生。中越就带着地图开着车，上各所学校转了一圈。转完了，才知道，在这地广人稀的北部，“附近”是一个什么概念——六所学校之间，最近的距离也是一个小时的车程。苏屋瞭望台是六所学校的中间点，所以他的住处就安置在了这里。

教育局为他安排的住处在镇西角。入住的时候是夜里，他一连开了三天的车，极累，倒头便睡，也没细看。次日早上被一阵尖锐的鸟啼声惊醒，才发现自己原来住在一片树林之中。屋里从梁椽到墙壁到地板到家具，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原木筑就的。是那种只上了一层清漆的木头，木纹年轮甚至虫眼，都历历可数。凡是平面之处，都雕了图案，或是草木，或是鸟兽，或是人物，线条简明，刀锋粗粝，凹凸分明，乍看，竟都像是在飞在跳在动。屋顶上开了两爿大天窗，阳光如一条宽大的白带汹涌流下，照得一屋雪亮，尘粒如银粉缓慢地在光亮中行走坠落。便想起从前给小越买过一本外国童话故事，里头那些插图里的森林小屋，大约就是这个样子的。

走出屋来，迎面就被一片瓦蓝击倒，闭了会儿眼睛，才适应了那样的晴空。回头看，方知道自己原来是在一个矮坡之上。下得坡来，几步之外就是淡淡的一抹灰白。那一抹灰白一路远去，渐行渐窄，窄得成了一条线，和地平线混杂到了一处。微风起来，有些细细碎碎的鳞光——原来是一汪湖。极目望去，树林湖水之间，竟无一舟一人。忍不住，就仰着脸朝天哇哇地喊了几声，便有水鸟嘎地飞起，搅得满天都是零乱

的翅膀。扯了一把青草捏在手里，狠狠地揉碎了，团成一团扔在湖里。湖水只是浓稠，竟砸不出一丝波纹。掌心有了一丝绿汁的清凉，心里却依旧燥热——还是想喊。

就走到坡的顶上，将两手拢在嘴边，又是一阵狂喊。

咿呀……吁吁……呜呜……呀呀……

风将他的声音扯碎了，又一把一把地攢回来，满林子都是嚤喻的荒腔。直喊到嗓子喑哑，才颓然仆倒在草地上，突然间感觉五脏六腑都掏空了，心里一片明净。

这时候兜里的手机响了，接起来，是白鱼学校的一位社工打来的，说白鱼小学的一个学生在打架时把助听器的耳模给踩碎了，不知能不能来一趟采个模型，再订一个耳模，赶在开学之前。社工问完了，很有些歉意，又说知道你在休安家假，可是家长很急——这家情况有点特殊。中越说没问题，我就来，不过赶到你那里也是中午了。社工说你倒不用赶路，人我给你送来了，就在你的办公室。

中越赶过去，社工已经等在门外了。中越匆匆翻了翻社工带来的资料，知道这个学生叫尼尔·马斯，六岁零十个月，患极端严重的先天神经性耳聋，语音分辨能力几乎是零。就问孩子的语言能力怎样？社工说只会几句简单的话，平时能打一些基本的手语。学校一开学就要送他进语言康复治疗班——所以家长着急要做新耳模。中越又问小孩的父母怎么没来？说父亲很少在家，母亲在一家鱼类加工厂工作，赶不过来。中越正要进屋，社工扯了扯他的衣袖，迟迟疑疑地说：“这孩子，有，有点，不太一样。”中越笑笑，说什么样的孩子我都见过，不怕的。

两人就进了屋。屋里却是空的。中越叫了一声尼尔，无人答应。社工把手指放在嘴里，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呼哨，一会儿，屋里也传回来一个呼哨——却是高高在上的。中越抬头，就看见墙角的那张梯子上，猴似的坐着一个男孩，两眼黑森森地盯着他看。中越仰着脸，对着梯子端端正正地打了一个手语：早安。男孩含糊不清地回了一句话，中越没听懂，也不知他说的是不是乌吉布维语，就问社工。社工忍了笑，说那是脏话，问候你母亲的，别理他。中越果真不再理睬他，却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在桌上一张一张地铺排开来。这副牌如果看牌面的话，也就是一副寻常的牌。可是中越用的偏偏是牌的另一面。这副牌的背面，印的是全美篮球明星队队员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有队员的签名和题词。

中越听见身后有些窸窣的声响，知道是尼尔下来了，却也不回头，依旧不慌不忙